

中

說

冊全



中說

四浩齋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世德

堂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勤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觀去聲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聲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

年太宗没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時文中子幼子時音止

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為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

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為中說之序杜正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

正觀二十三年序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

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

後序也蓋同藏緝帙緝音相帙直質反卷目相亂遂誤為序

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

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

書而亡矣叔達依遷史人隋書今亡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

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

間且曰同志淪殂殂音祖帝闡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

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

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

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尙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倞其亮反註釋亮反況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爲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尙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

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

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
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謹序

篇目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

有銅堤縣未嘗不篤於斯文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時不遇退

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誌蓋先生之述曰時變

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

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

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

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

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

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

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余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

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服先

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祖因

德考聖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師而明

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

是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吾欲續詩考諸集權衡褒貶

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吾欲

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吾得政大論焉言王

大道其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子曰然子制明白

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襄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

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則制

失度得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

政化則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有

記事稽邪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則法當矣

分焉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

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帝王之

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

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子不豫屬疾

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泝然而興曰生

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

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文中子曰道之

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已死文中子曰道之

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

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

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

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

無綱紀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

視聽乎變民耳目使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

也見六代注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周代

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

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告猶貢也貢其俗於時君文中

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

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興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哀

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

有差乎言不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

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無王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

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

之子平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東

周始王讓國賢君非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

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周公上仲尼下聖人達而賞罰

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

春秋無經行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

仲尼沒而文在茲乎前聖後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

道其神之所為乎孟子曰大而化之謂神順之則吉逆

之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初年門人未

達叔恬曰王疑字叔恬子之弟也為御史彈侯君集

稱太原府君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

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

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

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為司徒專

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軍書為子與之言

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

不及化上正下曰政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

知音為聲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為

知德為雅文而不及理文知

為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子皆朝

之預議者也預朝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

知正人不知使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知華辭不知和德音不

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實道不王道從何

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門人退子援琴鼓

蕩之什蕩傷周室大壞之詩也門人皆霑襟

焉哀隋將反子曰或安而行之聖人或利而行之賢人

仁或畏而行之中人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

聖賢中人賈瓊門人習書至桓榮之命續書有桓榮

春卿漢光曰洋洋乎光明之業明帝天寶監爾能不

以揖讓終乎初光武立是謂明帝蓋天命授陽而使榮

傅之所以終繁師玄未將著北齊錄以告子李德林

讓成矣也子曰無苟作也勿苟且表越

志有北齊撮其要為錄子曰無苟作也文詞而已越

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

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楊素也食經淮南王撰盧

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

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素專政故因答

戒之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勉勵勸皆靖

君亮問辱門人子曰言不中不中行不謹不謹辱也

言行榮辱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變變於道也

有成九成二十七年僅必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

樂仁之裴晞曰何謂也晞子之舅子曰夫樂象成者

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成象

功而成見王化之然而變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

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引今古

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無

甫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貢乃可徒以夸天

封禪特設詞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

文 中 子 卷一 四一中華書局聚

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祠下

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中岳又上太山封土有

王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迴此皆夸侈以欺

致誠之本天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國家

然皆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無幸免則多斂之國其

財必削既富後則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

足反相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

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

也大疑稱天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

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

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

用元跡物自化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二十餘人

幾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齎糧王道盛矣非

効天之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恍惚此其

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宗知隋運亡又未遇太